古都槐花香

■宁显福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今年雨水多，往往一场骤雨过后，槐花打落一片，如筛过的黍米，细细簌簌、密密匝匝铺满一地，浅白、微绿、轻黄砌在一起，和着零星碎雨，透着清雅的香，实为夏日北京一道胜景。正如郁达夫盛赞的，京城“最有味儿”的：“仲夏落雨，槐花儿开放的时节。当风舞槐花之时，似漫天飞雪，美了这世间。”

民间有“槐落三度”之说，而北京槐花起落至少有两度。只不过，那些赶趁三四月开的是刺槐，而盛夏姗姗迟来的则是国槐，国槐生在北京，却别有一番特殊意义。

中国是槐树之乡。据载，北魏洛阳、唐朝长安早有广植国槐作为行道树的历史，而我国现存最老的一株则在甘肃平凉，距今已3200多年，可谓华夏“古槐王”。老北京同样有着悠久的植槐史，从蓟辽幽燕，到元大都、明清都城作为行道树，再到上世纪80年代国槐正式成为首都市树，古槐与北京俨然一对风雨伉俪，一伴千年。

北京人爱槐、敬槐、种槐，“古槐、紫藤、四合院”是旧时京城人家的特有风貌，如今槐长在新北京，仍遍布旧时的皇庭相府、胡同杂院，广植于道环路、街头巷尾，生生不息，蔚为大观，其数量之多、承载之重，着实令人感叹。槐之于京，实为储存于历史和人心中的一份特有“资产”，正如梧桐之于金陵，凤凰木之于南粤，已经成为古都北京乃至中华文明千年风雅薪火相传的“活化石”与历史符号。

一

说槐树，往往习惯在前面冠以一个“老”字，这讲的不仅是情怀之深，更直接的就是指年岁之久。“荥阳县东千占槐，人言曾见汉朝来。不知几觉南柯梦，直至如今唤不回。”槐树生命力极强，苍干虬枝，似乎掩藏着岁月的密码。农谚有“千年松，万年柏，不如老槐歇一歇”，说的是松柏虽能活千年，却不及槐树“歇一脚”的功夫，从科学角度来看，缘于槐树独有的“休眠”特性，一旦树龄太老或者生理病变，就会遁入“自我保护”状态，表面看枯死一样，但待时机成熟又会重萌新枝、举树芳华。古槐不死、枯木逢春，因此向来被视为吉祥的象征。

北京历史悠久，老北京的槐树更历经悠悠岁月，而那些伫立街头“风华崭露”的，即便从上世纪80年代广泛种植作为行道树算起，至今也有40年的光景。巍巍帝都，古槐名槐者众多，百岁乃至千岁者并不鲜见。所谓“院有古槐，必是老宅”，京城中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，大多少不了古槐柏的身影。北海公园画舫斋内有株“老寿星”，据载种植于唐，至今已1200多年，而北京“古槐之最”当数怀柔雁栖河边的一株汉槐，专家考证已有2000余年，可谓“先有老槐树，后有北京城”，而论京中知名的古槐上流“圈子”，则要算国子监、贡院以及琉璃厂一带的了，这里的槐树龄举凡百数年。

“古树春风入，阳和力太迟。莫言生意尽，更引万年枝。”“古树新枝”是阳春三月北京一景。这时，北国水暖冰泮、泥融飞燕，如果你往老槐身上细瞅，就会发现一些芽头已悄然从皲裂皮中绽出，一抹抹新绿已在朗枝上阗立，你会突然感到，原本那些死气沉沉、形容枯槁的“老家伙”，居然一个个都还“活”着，只不过一触春风，都齐刷刷睁开了眼……当然，这多半是刺槐。

“古槐高柳争新意，自是无人知底凉”，京城每一处老槐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故事。光说景山，最老的树要数观德殿西侧的一株千岁唐槐，远观高耸挺拔、叶繁荫茂，近看才知其主干其实早已朽空，只剩外围栓层和树皮维系生机，奇巧的是在树干中空又生出一株小槐，成为京中独一无二的“怀（槐）中槐”……如今历史烟云已去，古树重放新华，红墙、琉影、绮户伴随老虬枝、小槐花，相互佐映、互生明媚，顿时勾勒出一幅淡泊悠远的“老槐新枝图”，让人平添一份旷古幽情。

槐不择水土，一旦扎下根，便与时光俱老，香浓岁月、镌刻风霜。在国槐与北京千余年的历史交葛中，老槐树正以其生生不息的顽强劲儿以及对脚下大地的执着贞守，演绎着古与今、旧与新、变与不变的时空转换，已然成为触摸北京千年古都文化传承、历史脉动的重要线索。

“老干重生怀旧影，新枝几度送浓荫。书香门第祥云降，又是当年那个春。”料想来年，当古槐生发、新槐吐绿，行走在新时代的浩荡春风中，北京这座千年古都，一定能吐故纳新、守正开新，正如归来的翩翩少年，雄姿英发、自信昂扬！

二

槐之于京，虽举目于“市”，其实卿本“宫廷”，乃皇家贵胄身世，如今遍落北京街头巷陌，真可谓是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槐之尊，自古来之。相传夏王朝最辉煌时代就在“帝槐时期”，此时国力鼎盛、四夷宾服，加之槐“花开盛夏”，由此夏人还将槐花奉为国花——“夏朝之花”，寓意国运昌隆。汉代以后，皇宫衙门多种槐，正是取其“祥禄”之意，所以槐又有“宫槐”之称。故宫武英殿东侧古槐成林，相传有十八棵是元代种植的，素称“紫禁十八槐”。宫槐在诗词中并不鲜见，白居易《早蝉》诗云，“忆昔在东掖，宫槐花下听”。王维《宫槐陌》有道“仄径荫宫槐，幽阴多绿苔。应门但迎扫，畏有山僧来”。

古代汉语中槐官相连，槐还成为古代职官的代称，宰辅大臣叫槐宰、槐岳、槐卿，若赞誉公卿德高望重则称槐望，后来民间广植国槐，则是表达对官员夙夜在公的期望和敬意。

“宫槐”出身王贵，但贵而不娇，与老百姓才是“真亲戚”。在老北京庭院中，总不乏那些上了年岁的老槐树的身影，而在北京街巷上，你要见到没有槐树的胡同更是极少。

“槐荫不见光，能接三指雨”，今天北京城里，路边槐树枝叶茂盛、令游人心驰神往的，当属中南海外的南池子和南长街，以前这是两股河道，路边槐树上百年，树冠相连、密密匝匝，宛如天然凉棚，夏天人们即使绕点道儿，也要捡这条路走。北京的街道，以槐树命名的还不少，像“槐柏树街”“槐树路”“龙爪槐胡同”“槐房树路”等，不一而足，至今还在沿用。

老槐树下是生活。“一树繁阴澹古姿，秋来黄叶点阶墀。月明贪玩疏疏影，坐到露凉人睡时。”北京人偏爱槐柏，大约与北方地理气候相关，但不见江南“落叶梧桐雨”，也只能惜取“古槐月夜风”了。每逢溽暑，夏雨初歇，当微风拂过，槐花落英缤纷的时候，街头巷尾、胡同深处、朝暮之间，总能生出北京人对过往温暖的记忆。这时，人们纷纷溜出屋来，趿拉着拖鞋、晃摇着蒲扇、耷拉着白毛巾，一家人或邻友围在老槐树下听广播、侃大山、下象棋或者吃西瓜、喝啤酒、撸烤串，那是最快意的事儿，要是遇着年轻人弹吉他、吹口琴，吉他声、琴声与蛐蛐叫、蝉鸣搅在一起，瞬间能调和成夏夜北京最“粗放”但开怀的夜曲。

身边一位北京长大的朋友说，小时候听来的故事多半是夏天姥爷在大槐树下讲的，现在斯人已去，对他而言，老槐树就是姥爷和自己的童年。过去日子清苦，人们就地取材，对槐树“无不用其极”，春天采槐米，夏天吃槐花、酿槐花蜜，秋天收槐豆、晒药材，如果槐树枯死了，枝干又成为制作农具桌凳的上等材料。其实，槐给人们的远不止这些，对门老阿姨说，上世纪50年代闹饥荒，老人们还用槐花槐果做成染料，甚至还把槐豆制成酱油和醋调剂生活，作为“80后”，听罢顿觉口舌酸涩，然而说的人脸上，洋溢的分明却是芬芳……时空流转，今非昔比，然而作为网评的“新燕京八景”之一，“呼童采槐花，落英满空庭”“槐花满地无人扫，半在墙根印紫苔”，仍是当代北京人内心无法离舍的美好情愫，因而接待京外来客，除了去景山看故宫、居庸关爬长城、后海喝啤酒，“槐花深巷落”也必不可少，这是人们找寻“北京”一条弥足珍贵的线索。

“大槐树下好乘凉”，而槐树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清凉。槐寄托美好、不择贫贱，槐下生活琐碎且认真，正如槐米一样朴素细密，也如槐花一样粲然芬芳，所有的平凡与珍重，都一一化入人们的衣食住行和恩怨情仇里。从初春洋槐春讯，到盛夏国槐花开，再到秋凉槐黄籽落，大半年的光景里，槐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不灭的期冀、无声的见证和长情的陪伴……

三

槐与“家国”的干系，也不得不说几句。

作为国人最喜爱的常见乔木类行道树种之一，槐树是同香樟、法桐、玉兰、银杏、小叶榕等同等地位的、可亲可敬的存在。魏晋繁钦《槐树诗》云，“嘉树吐翠叶，列在双阙涯。旖旎随风动，柔色纷陆离。”槐树高擎俊朗、伟岸壮硕，枝繁叶茂、荫盖广阔，初次见即给人以深刻印象，加之多植于北国，“凌凌可耐冬”，又多了坚韧不拔的个性，因而自古常被人们认为“有君子之风”。孔庆镕在《五柏抱槐》中就有赞誉，“曲径阴遮暑，高槐翠减浓。天然君子质，合傲岱岩松。”槐在北京，实乃一介具有磁化力的“清流”“雅秀”，纵然天气浮躁，但每每走到槐阴下，人心自然安凉；即便胡同逼仄，但只要有了高大盛槐，心境自然高远。

槐是一种典型的乡土树种，在中国庭院中最为常见。明代《长物志》有记“槐榆宜植门庭，极扉绿映，真如翠幄”，唐白居易诗云，“人少庭宇旷，夜凉风露清。槐花满院气，松子落阶声。”金人元好问亦有“槐阴别院宜清昼，入座春风秀”。从景观角度看，“极扉绿映”“槐花院气”“槐阴清昼”都是绝美之景，别有一番美学旨趣。

槐别名挺多，如槐蕊、豆槐、细叶槐、金药材、六年香等，但民间叫得多的是“家槐”“老槐”“护屋树”，也许正是源于槐之“老”、槐之“旧”、槐之“大”，槐才成为人们内心中无须约定、当之无愧家园故土的象征。明朝时“洪洞移民”就有这样一首民谣，“问我祖先来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问我老家在哪里，大槐树下老鹳窝。”“山西洪洞大槐树”流传五百多年至今，已不再单单是山西迁民的寄托，更成为华夏儿女对祖先故土慎终追远的共同图腾，因此槐树也上升为中华民族“寻根文化”的传统符号。

槐者，怀也。人们立于高槐浓荫之下，举目四望，俯仰天地，不免逸兴遄飞，思接古今，神游万端，于是一股忠恭、慎远、望怀之情自然升腾。这时天和地、家与国、故乡与远方，悄然贯通联结为一体，实现了家国天地的统一。槐在家为乔、举国为桢，而“国”槐，则直接把对国士英才的期待提拔到制高点。槐寄托太多，其情切之处是家、其忠贞之笃便是国。“而今谁解槐魂赋，老树深恩怎报偿？”而国人选择把槐树作为社树，甚至拜为神树，意蕴家承荫嗣绵长、社稷长治久安，其情结之重也就理所当然，不足为奇了。

槐是中国著名的文化树种，在古人诗词意象里具有很重的分量。唐宋以来，以槐为题材的诗歌，粗略统计就不下上千首，大凡与送别、怀乡、悲秋、叹时、喻政等关联，以至于举凡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苏轼等大诗人都留有咏槐名篇，字里行间传递的是情怀、宣扬的是理想、寄托的是高志，这才是槐树精神内核中最动人的部分。

值得一述的还有，中国古代有“折槐送别”之礼，文人雅士更有“郁然怀君子”之风，这时的远行和送别总是“槐花馆驿暮尘昏”“满地槐花秋草生”。相见别离之苦，在古代那就是人们的一种典型生活……想想，古人活得也真是不易。不过时至今日，有了飞机、高铁、微信，那我们的亲情友情爱情又靠什么来考验？

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。”作为客居京城的南方人，第一次认真端详槐树，还是老母来京时发问“这路边开满黄花的是啥树？”我却懵然无知。如今，多年过去了，北京成为我第二故乡，槐树也变成我内心一个纠缠的夙愿，时刻安放不下，每每见到槐树，就像见到故乡的榕树，每次都要过一遍对家乡、对过往的怀念。

人只有真正关注时，才能切实把它看清楚。槐树不仅长在宫廷、在民巷，还长在精神世界里。你对槐树有多熟悉，对北京就会有多熟悉。在京日子久了，人们脑海中都会自然形成一张藏在心底的槐树分布图，那里有自己走过的路、见过的景和经历的生活，能具体到北京每个方位、街巷和角落，然而一旦需要，即刻就能井然有序地找到根据和落点。

槐以其四季轮回为二十四节气写下自己对生活的注解，演绎人们生生不息、喜怒哀乐的节奏，不紧不慢，不争不抢，不浮不艳，春有芬芳，夏有荫蔽，秋有子实，冬有期冀，长久经远是唯一不变的基调和主线。岁月静好，安之若素，其实就是这美好人间的一种承诺、信守、托付和确幸，一向很安静，但从来并不简单；一直很坚持，但从来不执拗……

如果你在大街上见到那些缀满黄花的树，那就是槐树了。我常常想，军人亦如槐，巍然矗立，为人民带来岁月静好。

曙光（油画） 黄广亮作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5240期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迟来三十年的重逢

■杜东冬

我毕业分配到驻疆某基地已经十几年了，记忆最深的是基地的烈士陵园，那是我们心中承载马兰精神的圣地之一。

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我在基地哭得最伤心的一次，是陪同湖北红安的两位老人去陵园，他们要祭扫的是他们的幺弟、在基地因公殉职的一位基层战士。

领受任务时，我心底并没有泛起太大波澜，毕竟多次参加过安葬仪式和清明祭扫，落泪的次数太多了。然而，当我陪着两位老人绕过陵园纪念碑，在陵园的后四排找到刻着他们亲人名字的墓碑时，令人泪奔的一幕发生了。

当牺牲战士的姐姐看到自己弟弟的墓碑时，猛地扑上前去，像抱着大活人一样紧紧抱住墓碑，一边悲泣，一边陈述着离别多年的思念：“幺弟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1978年，你当兵走了之后，就再也见不到你，咱妈10年前走的时候，还念叨你当兵时戴着大红花的样子，专门嘱咐我们几个要把幺儿找回来。今天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！”

痛哭声中，我终于知道了战士姐姐如此激动的来龙去脉。他们的幺弟到基地入伍才半年，就在执行任务中因公牺牲。那个年代，部队正处于爬坡过坎、追赶超越的关键期，对外严格保密。加上远隔千里、通信不便，直到30年多年后，他们才终于和亲人在这里“重逢”了。

那一刻，我的情感终于破防，泪水夺眶而出。30年前分别时，都正风华正茂，30年后再重逢，却已是阴阳相隔。

面对着两位悲恸的老人，面对着陵园里静静矗立的数百座墓碑，面对着先辈手挽手、肩并肩的寂静营盘，面对数百位献身于此的官兵和职工，我的泪水不停地喷涌而出。这迟来了30年的重逢，既令人难过，又具有特殊意义。

“两弹一星”事业是国家的事业。当年，为了后人不再受核讹诈，无论是开国将军、科学家，还是普通官兵，都不约而同地告别家乡，毅然决然地放弃个人幸福生活和家庭团圆，从五湖四海走来，全身心地投入到“挺直腰杆子、爆响争气弹”的征程中。为了这份事业、为了国家安全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，“上不告父母、下不告妻儿”，许多工作只能干、不能说。许多历史宁可烂在肚子里，绝不对外公开，他们宁愿让自己的青春年华、鲜血汗水乃至宝贵生命，成为共和国永远珍藏的记忆。

在送别两位老人时，他们没有提任何诉求，只是对我们表示感谢。感谢我们没有忘记当年牺牲的战友，感谢我们每年都祭扫他的在天之灵。看到幺弟和这么多功勋院士、英模在一起，她也放心了，要赶回去向离世的父母祭告：幺弟并没有给家里丢脸，他和国家最伟大的事业永远融合在了一起。

那一刻，我又流泪了。战争年代，军队打胜仗，人民是靠山。“最后一碗米饭用来做军粮，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制军装，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，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……”写不尽群众对人民军队的真心拥护。和平年代，“两弹一星”伟业成功的背后，既有党的领导、国家意志，更有千千万万献身于这一伟大事业的优秀儿女，以及他们身后无数个这样深明大义、鼎力支持的家庭。

那一天，我流了很多眼泪。我感动于脚下这片擎举核盾的理想热土、事业厚土、成才沃土、心灵净土，感动于开拓者、奠基人、老前辈们的无怨无悔，感动于他们“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、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”的大我无我。他们吃这样的苦、忍受这样的离别，就是为了中国人不再吃苦；他们的牺牲和奉献，只为浇灌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、竞逐富强的国运之花。

走出烈士陵园时，我脑海里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：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流淌着英雄的热血，而我们的每一步，都会在这条雄壮的长河里蹚起汹涌的浪花。

风中的守望

■晓 笛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那天，我走进老营盘。微风拂过，我仿佛又听到指导员在全连面前对我的口头嘉奖。虽然是30多年前的情景，可指导员当时说话的表情、音调，都如在眼前。

入伍半个月后的一天，我趴在床铺上写家信，告诉家人一个让我掉眼泪的事情：班长睡在靠近宿舍门的床铺上，宿舍门和家里门一样都是木头门，宿舍门也和家里门一样都有门缝，都漏风……班里新兵都要和班长换铺睡，班长不同意，说这就是班长的位置，当班长就要靠近枪弹、靠近雨雪、靠近危险的地方，这是从红军时期就传下来的，这个规矩没有写在条令条例上，但每一个班长都知道。

那是一个周末，战友们有的打扑克，有的洗衣服，我在最靠近窗户的铺上写家信。我告诉亲人，入伍时，我背包里有十几本书，其中有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《我的大学》。班长看到了，当时没吱声，后来就让我代表班里写了一个决心书。再后来，班长参加完连队骨干会议后，就宣布让我当副班长。班长说，班长在最靠近门的地方，副班长要在最靠近窗的地方。班长还说，在战场上，班长要冲在全班的最前头，副班长要随时准备接班……

那天我在家信中还写了些啥，忘了，只记得把家信装进信封的时候，一张信纸好像被什么翻动了一下。我想，那是从门缝里挤进来的风。

俗话说，十里不同风。军营里的风，不用说十里，就是一米之间、隔着一堵墙或两座营门都是不同的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都带着棱角、带着速度、带着激情。

早起的号声一响，我们穿衣服、整理装束、出操、叠被子……每一样都带着风。你做的所有动作如果没有带起风，班长“快快快”的命令声则会带着风，能把你的脚步绊个趔趄。

班长说，一步一动，一步步带着风了，那你离一名真正的战士就不远了。

终于，到实弹射击和投掷手榴弹考核的时候了。我说不紧张，那是骗人，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勇士和英雄。

“进入射击阵地！”脚步带着风。

“卧姿装子弹！”手臂带着风。

“射击！”子弹带着风。

连胸环靶上绽放的梅花般的弹孔，仿佛都带着呼啸而过的风声，如同我们的血性青春……

寒来暑往，营盘里的钻天杨增长了3圈年轮，耸立在营区里的烟囱仿佛矮了一点，我们每名新战士的身子都拔高了几寸。辽东的风不停地向四面八方吹，传递着我们在军营成长和立功受奖的消息。

那年入秋，我被确定提干。到军校集训前，领导特批了几天假，让我回老家看看。辽东军营里的风没有到车站送我，故乡的风也没有到站台接我。到了家，邻居告诉我，我的母亲在我被确定为提干对象的那几天去了另外一个世界……我记得我像根木头杵在了地上。

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……”我心里默念着诗句，嚼碎了咽进肚子。

踏上归途那天，风抹干了我的眼泪。

好风凭借力。风像一个热心的朋友，山一程水一程地把我送到一个个工作岗位上，让我感叹命运如此眷顾，生活如此垂青，每天都行走在一条洒满阳光的大路上。

重回老营盘，往事如昨。但许多事物还是变得有些陌生了，只有风中传来的一首首军歌，依旧是我熟悉的旋律。那是老去的岁月，留给每一个军人不老的青春记忆。

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.80元 零售 每份0.80元 昨日（北京版）开印2时10分 印完3时30分